

朝花夕拾·

# 家乡的石板桥

李中芹



人到中年,记忆里最深刻的东西,都是少年时魂牵梦绕的片段,又或跟幼时有关。

那个时候,我上学在邻村的学校里,步行一条又一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再经过一座石板桥,拐上一条比较宽阔的马路,才能到达学校。

家乡的河不宽,盛夏的时候河岸两边是茂密的青草,我们这些孩子放学后,都会把牛牵到那儿去吃草。我们要么看书,要么采花捕蝶,虽然我们会被晒得很黑,却从来没有嫌弃过太阳。那时候的无忧无虑的时光,和简简单单的开心,是现在的孩子无法体会到得幸福。

我不喜欢连续暴雨的天气,尽管田间或者河沟里都可以摸到鱼虾,可那是男孩子的事情。连续暴雨,小河容易涨水,河水会淹没小桥,我喜欢去学校读书。女孩子一般都胆小,没有人引路,是不敢趟水过河的。

我们小的时候,家长虽然也爱我们,却不比现在的孩子,父母会接送放学上学。

那座石板桥是邻村远畎村口不远处的一座桥。一条路下去顺坡而下,过了桥再顺坡而上到河对面的另一条路,地势低洼。遇到暴雨天,很容易涨水,但基本河水只是漫过小桥后齐我们小腿以下的深度。

石板桥只是普通的石板桥,没有栏杆,两边光秃秃的。有时候遇到大人过河或者大点的男生过河,我会跟着摸过去;如若没有,只能干着急,到第二天才跟老师告假,说小河涨水,没法过来。老师也是邻村的人,对地势比较了解,也会轻易地原谅。

远畎有个叫同喜的青年,比我们大概年长个六七岁,成天傻呵呵的在村子这头溜达到那头,笑起来还流着哈喇子。一年到头,感觉他就穿一套灰不灰、蓝不蓝的衣服,阳光一照,还油光锃亮的。许是那套衣服年久的原因,屁股后面的布几乎都成了条条状,偶尔弯腰,屁股露出来的些许肉,也跟他衣服的颜色差不多,应该是长年不洗澡就如他长年不洗的

衣服,肌肤也就如他的衣服,也结上了厚厚的一层垢。

有些年纪小的孩子会取笑逗弄他,羞他,拿石头块掷他,他追着孩子跑,却从来没有打过他们,还傻呵呵地笑着,仿佛这些孩子是在和他玩。远近十来个村子里的人,都晓得远畎有个傻子叫同喜。

同喜傻,却不坏,对于无知幼儿的欺凌,他傻呵呵地流着哈喇子跑来跑去,从来不还手。同喜在阴雨天,爱坐在河边发呆。看到有人到河边,他便傻傻的在已经漫水的小桥上趟过来趟过去,然后不敢过河的我们会跟着他的脚步一起过河。他傻呵呵地笑着看着已经过河的人,依旧流着哈喇子,灰不灰、蓝不蓝的裤筒子滴滴答答地滴着水。看不清颜色的脸透着一种简单的快乐与幸福,不知道同喜会不会说话,除了傻乎乎地笑,我好像没听见他讲过话。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听说同喜死了,河水涨水,或许也是渡河,不慎脚底踩空,被翻卷的河水卷走了。在大伙儿觉得他被河水的激流卷到他乡的时候,第二天雨过天晴河水退却时,在石板桥不远处看到了他,被一堆水草缠卷着,安静地匍匐在那儿,身体却意外的没有肿胀。

同喜那份傻傻的善良,也被善良眷顾了,没有魂落异乡。

父母不在了,很少再回到那个小村,也很少再见那座石板桥,听说现在新修了桥,比以往高多了,也不会再被淹没。可家乡的石板桥,还有那个人,有时候还会出现在记忆里,虽然偶有心痛,也让我终究相信,善良会被善良眷顾。

诗品时空·

## 莲之路

陈胜良

缘于去年秋天的一次偶遇  
至今,已不知多少次  
走过那条,通往层层荷塘的  
莲之路了

摇曳的荷叶,粉白的莲花  
和它们掩映下  
油亮的睡莲的叶子,以及  
安闲地开着的雏菊一样的花儿

这里不是名胜  
不需要排队和买票,可是  
每逢周末,驾车骑行而来的  
却也不少

他们多是老年合唱团,或  
舞蹈队的,喜欢如莲般  
轻歌曼舞,绽放没有落幕的  
芳华

还有一些,就是  
如我们这般,抱着、牵着或挽着  
这莲蕾一样含苞待放、粉嫩无瑕的  
未来的新希望了

在这荷塘间,曲曲弯弯的  
木质栈道间流连  
喷一串水珠儿,在荷叶上舞蹈  
掬一捧鱼苗儿,在指缝中撒欢

这绵延几里的“荷流”,仿佛  
世外的桃源,让人  
进来,忘却尘世的烦忧  
出去,不惧凡间的挑战

其实,它还有一个  
诗一般的名字——青莲苑  
在等待,一些忙碌的人们  
到此流返

笔端流云·

# 即将逝去的县城车夫

范广学

曾几何时,我们县城里到处都是跑电动三轮车的,这些车大多是载人挣钱的,只要有人摆手叫喊上车或下车,随时停放。不宽的街路,常常拥堵,特别是学校门口,到了放学时间人与车交织,寸步难行,三轮车想调头都难。堵车,成了县城一景和百姓最头痛的一件事。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呼:车夫!多是些下岗职工和一些进城找活儿的乡下人,城管人员管过也清理过,不管用,开车的渐增,道路拥堵。

一天下来,运气不错的话还能跑个百儿八十元的,下雨下雪和天冷的时候好一些,双休日节假日好一些,学校门口好一些。他们往往有固定的地盘,在自己领地上“守株待兔”,不像开出租车的在街上到处跑着,跑出租的价钱贵,还是坐电三轮车的多,价钱便宜。

大街和小巷是县城里的大小血管,载人三轮车是这个血管里的硬块和斑点,堵路和车祸频发,县城“脑梗塞”“半身不遂”愈加严重,城管部门三番五次出动大批人马在街道上设卡围堵堵截,逮到罚款

扣车。开三轮的和城管人员玩猫捉老鼠游戏,大街小巷乱穿。

5年前,县城条条道路通了公交车,一元公交行,方便又便宜,拉客的三轮骤减。县政府又下发文件,联合城管、交警等几家一齐下狠劲整治,那些三轮车大都转移到乡下去了,县城又恢复了畅通。

如今,仍还有别人开两轮电动车跑摩的,每天三三两两的人聚在县医院大门口和汽车站附近,不敢大声喊人,见到掂包走路的就上前,小声问道:“坐车吗?”“去哪儿?包送到。”

他们往往很失望,人们大都选择坐公交。事实上,他们一天也赚不了多少钱。

一天,我从省城坐大巴回到县城车站已是夜里9点多了。在车站门口刚走下车门,一个跑摩的围着我,喊:“坐车吗?”这个黑脸汉子不由分说伸手要接我的提包。我赶紧说不坐,就五六站路,坐公交才一块钱呢。

黑脸汉子一笑:“这时候哪还有公交车呀,算啦,一块就一块吧。跑完这一趟就回去,女儿快下夜自习了,等着我赶回去给她做饭呢。”

黑脸汉子从身子一侧拽过双拐,扭拐走到眼前的电瓶车旁,把我的提包轻轻放在前踏板上,放好双拐,然后做了一个请我上车的手势。

上车后,我说,师傅你身体不好,咋不干点别的?

黑脸汉子说,我是乡下的人,种十多亩田地呢。在外面工地上是架子工,累是累点,但哪一年不弄个十万八万的,要不是从楼上栽下来左脚摔骨折了,你还能坐到我这宝马么!

汉子说他女儿上高三了,此前女人租房做饭陪读。脚摔坏后,女人出外打工去了,他顶替了女人职务。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尤其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生活所迫,他们干着收入最少最苦最累的活儿。尽管他们卑微渺小,也从向命运低头,就像这个黑脸汉子一样。

随着县城交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出行更加方便快捷。车夫,将会彻底淡出人们的视线。我相信:曾经那些开三轮开摩的底层劳动者,将会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帮助下,逐渐走出困境。

## 读心

杨继学

江水横流  
不知多少春秋  
以前美好的理想主义  
一去不再回头  
浮世中无力的挣扎  
谁又能够  
保持高洁和永久

暮去朝来  
涛声依旧  
渐渐远去的扁舟  
不曾带走一丝忧愁  
一浪一浪的潮水  
也没有再回头

蹉跎的岁月  
浑浊的眼眸  
即使流尽眼泪  
也难以争取一丝自由  
苟且的日子  
不一定是永久

光辉的岁月  
属于真诚的眼眸  
只有额头汗水  
浇灌着自由  
道路在我们眼前  
阴影总在身后